

## 大寒过，春气候

□王永威



又是一年腊月。

记得，那年的腊月似乎格外冷，寒气像着了魔似的，牢牢盘踞在每一寸空气里。哈出的白气还未成形，便似乎凝成细碎的霜粒。就在这样寒冷的日子，周末我回到乡下老家，心里却压着一团比天气更滞涩的郁结：带薪读书的成人考试名额再一次被别人顶替，感觉前途一片渺茫。

老屋是父亲前几年改建的，青瓦石墙，檐下挂着褪色的蓑衣斗笠，在风里瑟瑟发抖。堂屋侧墙上，老皇历恰好翻到那一页，两个疏朗的红字映入眼帘——“大寒”。底下有一行墨色小楷备注：“大寒者，寒气之逆极也。至此，春气可候矣。”

我正望着那行字出神，门口光影一暗，父亲裹着一身寒气走进来。他背上的楠竹背篓里放着一枝虬枝蜡梅，花苞累累，深红如凝血，静默中蕴含着一种迫人的力量。他见我在看日历，便说道：“回来了？正好，今儿大寒，陪我去后山转转。”父亲曾读过几年私塾，残存着民国文人的风骨。他似乎早已知道我的学习名额被顶替了，他的声音沉静，仿佛那日历上的节气，是一个不容置辩的约定。

父亲所说的“后山”，就是老屋后一片松竹林山坡，平日里很少有人去。此刻，山坡上的杂草尽皆僵伏，还残留着一层没有融化的毛茸茸白霜，踩上去有“吱吱”的碎裂声。松竹林下仿佛只剩一种颜色，一种被冻住的、了无生气的焦黄。我紧了紧衣领，寒气还是无孔不入地钻进来，连带心底那份茫然的凉意，一并冻得瑟瑟发抖。父亲却步履沉稳，走在前头，背影和这山坡一样沉默。

我们在一处向阳的大松树旁停下。父亲蹲下，拨开一层枯黄的蕨草与腐烂的松针。我凑近看，腐草下板结着黑褐色的泥土，

看不出异样。只见，父亲用粗糙的手指，耐心地、一点一点地拂去表面的腐土与碎叶。渐渐地，我看清了，那黑褐色的泥土上，细微缝隙里，竟冒出点点难以察觉的、针尖大小的嫩绿！那么怯，那么细微，仿佛一不经意就会被冻坏，却又无比倔强地立在那里。父亲没说话，只示意我看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直起身，望向远处铅灰色的、了无缝隙的天空，缓缓地说道：“你看这天，冻得铁板一块。地底下的暖和气，一丝儿也冒不出来。可越是这样往死里冻，地底下那股要往上顶的劲儿，就攒得越足。”

忽然，他像想起了什么，转身朝山坡的另一边走去。我跟过去，眼前蓦地一亮，那是一株老梅，并非我们惯见的疏影横斜般浪漫，而是近乎狂野地生长着，杂乱无章，枝干黝黑如铁，拧着、转着、横着、竖着，布满深深的裂纹。而就在这峥嵘的枝头，深红的花苞密密匝匝地缀着，花瓣紧锁，裹得严严实实。这模样，全然不似花朵，反倒好似一粒粒生怕被严寒冻伤的种子。树下已有几片落蕊，颜色依旧浓烈，躺在霜地

上，仿佛洒在地上的血滴。

“冷到极致，这花才肯开。”父亲抚着树干，动作轻柔得像小时候抚我的脸一样，“它把一春一秋的暖，一夏的燥热，全收在这花骨朵里，就等这最后一哆嗦。寒气刺它，扎它，逼它，把所有的香，所有的颜色，都逼到尖儿上。你看它”，他指着一朵迎着风口的花苞，“哆嗦得越厉害，开出来才越精神。”

我望了父亲一眼，没有接话。

那天晚饭前，母亲在父亲的授意下，从父亲摘回的梅枝上，挑拣出那些将开未开、最为饱满的梅朵，用井水细细地洗净。我这才知道，那深井的水竟也是温的。母亲将汤圆面用温水调好，揉成光滑湿润的面团，又小心地将花瓣摘下，与捣鼓好的红糖馅儿，包进那洁白的汤圆中。灶膛里火光跃动，映着父亲专注的侧脸。待水滚开，他将那些玲珑的汤圆轻轻地放入锅中，白气蒸腾。不多时，汤圆浮起，莹白剔透，隐约透出内里一抹晕开的胭脂红，盛在青花瓷碗里，热气袅袅。

父亲递给我一碗，笑着说：“尝尝，大寒‘梅花汤圆’。”我舀起

一个，轻轻咬破软糯的外皮，一股极清冽、又极醇厚的香气倏地蹿出，先是微微的酸，继而是一丝若有若无的、来自花瓣深处的甘，最后，是沉静的暖意，从喉头一路熨帖到心底。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滋味，仿佛将整个严冬的苦寒与挣扎，都融化成了这一口软糯温婉的甜。

“花再好看，终究是给人看的；只有吃进肚子里，才算成了自家的。”父亲喝了口汤，微微一笑，“节气这东西，挂在墙上是个时令，落到地里是种子，煮进锅里便成了滋味。大寒天，总嚷着冷，可你听——冰层底下，河水是不是流得更急？你闻——这梅花的香气，是不是比往日更浓？这是天地在‘咬筋’呢。其实人这一辈子，也得经历几次自己的‘大寒’。非得把自己逼到绝境，把心里那点热乎气紧紧攥住，闷着、憋着，直到发疼，才能酿出点真东西。”

那一夜，我睡得格外香甜。次日清早，是被一阵细碎的“毕剥”声唤醒的。推开窗，檐下那株老梅上，竟有一朵，就在昨夜的风口处，率先绽开了！五片花瓣舒展开来，那红，是一种历经淬炼后的、沉静的朱砂红。紧接着，两朵，三朵……仿佛一声无声的号令，整树的花苞都在晨光中微微颤动，挣脱着最后一丝寒气。

阳光还是淡淡的黄，却已带上一丝不易察觉的、融融的暖意，照在花枝上，照在父亲早起清扫庭院的背影上，也照在我额头的眉宇间。

我走到堂屋，翻去“大寒”那一页，心中那郁结的冰块，仿佛也响起了细碎的炸裂声。寒意犹在指尖，可我清晰地感到，有一股暖流，正从很深、很深的心底下，不可阻挡地向上涌来。走出老屋，春天的脚步，正从解冻的泥土里，从梅花的骨缝中，从父亲那句“咬筋”的韧劲儿里，一步步，确凿地，走近了。

把河流还给雨水天空还给云彩  
把黑夜还给星光温暖还给寒冷  
把鸟儿还给啁啾玫瑰还给芳魂

交出富裕和贫穷强壮和羸弱  
交出青春和老迈信仰和思想  
交出欢欣和愤怒幸福和痛苦

让灵魂回归肉体光明回归黑暗  
让血腥回归刀刀火焰回归石头  
让果实回归泥土清风回归草木

如弱柳拂水，波澜不惊

◎刀客

月黑风高，刀客翻身下马

一枚流星划过苍穹，风  
掠过戈壁，辽阔荒凉的  
采石场，堆满了零乱的石头

挑拣。破碎。熔铸  
刀客把自己投入熔炉  
摆在砧上，翻覆锻打  
火星四溅的瞳仁里  
泊满一副副完整的骨架  
铁锤起落间  
叮叮当当的尖叫  
四散奔逃

刀客不知道自己被刀绑架  
不知道遍地石头纵容着  
刀的疯狂

◎恍然帖

即使门窗紧闭，或者  
投进一只密闭的罐子  
也无法缚住心的翅膀

一个一心要逃离的人  
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无限的  
空旷。水。阳光。空气  
鸟语。花香。一样也不要少  
还要给他足够长的时光

任他在寂寞的刀锋上跳舞，看一滴  
扑向江河的雨  
如何悔断肝肠  
急欲重新回到天上

新年祈（外二首）

□西北望